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三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序記

范文正公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

看他敘事何等嚴整而有原委

生日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埋根）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葢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露機）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至誠語不是名根不斷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葢不待文而顯其文古人愼重如此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此段影一誠字在內似公自敘其文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鍾伯敬曰天下信其誠誠字是一篇主意此看大人品大文章處

入品大文章處

鍾伯敬曰天下信其誠字是一篇主意此看大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效者也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歸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大聖賢功德在人從來如此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反覆竊快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

膽大眼高乃敢作此

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空中生情蘇長公往往用此法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斷跌錯綜妙

自孔孟及韓歸結歐陽子主意在此一轉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引下）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達上）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感慨）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確論）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應天字有才）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淵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序文意得而數語乃備

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唐荊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鍾伯敬曰有地步之文

名言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自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收斂處有味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蚤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婉摯

文章之宗畢竟老蘇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

讀五經禮樂諸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論見一班矣

日工而道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亦是蘇家一派

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四○字○良○难○）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辭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世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且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

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姪顏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歸震川曰濬容雖似不經意抒寫而正極抒寫之工者莫能過也

文[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今之四十七[illegible]

謂[illegible]日[illegible]不經[illegible]王[illegible]

工者其[illegible]也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

此是樂全
大文章處

且溥也然至於臨大事雖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

已非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
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
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
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
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
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
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
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
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一宕更杳然無際

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如此人方可與論天下事）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茅鹿門曰公與張方平最相知故序其文亦相知之深中種種當理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

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回護得好）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

逸情曠致
如在天外

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從不絕口來

歸震川曰夷然曠然

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

○○藏○機

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並弄尤於
坐上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老退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反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藏機

感慨何等波瀾

將無作有妙甚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子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茅鹿門曰勤上人之詩殃不足傳而蘇公却於歐公之交上作烟波議論

而公又非[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

彼千[illegible]益[illegible]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

○○○士○大○夫○[illegible]○[illegible]○平○○○○○○○○

從事[illegible]治其大[illegible]公也宋熙寧七年令[illegible]

[illegible]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illegible]文而為人也苟其為人之大略則非無文

牡丹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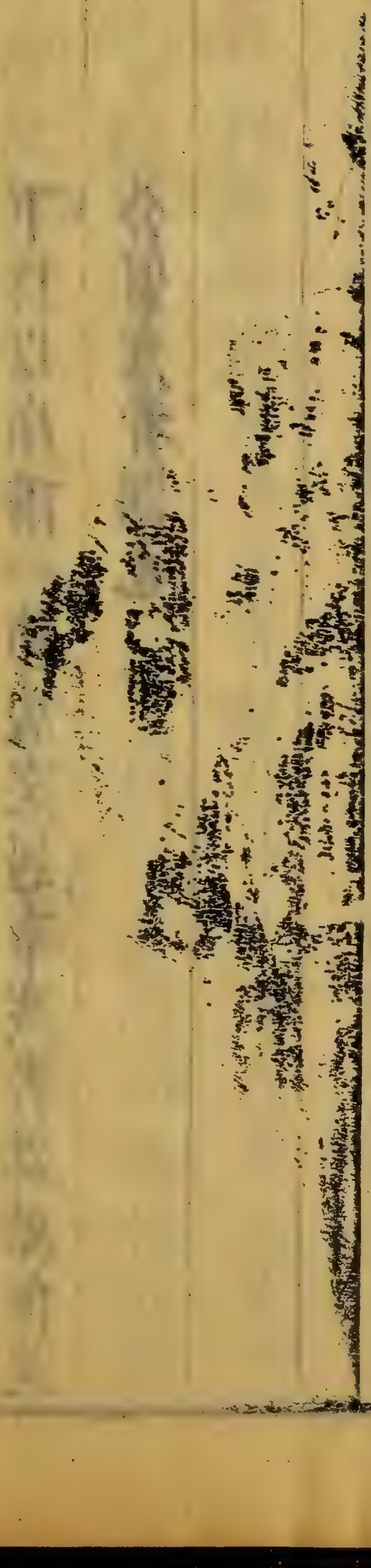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予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

以花與太守與已相比奇

而公又求予文以冠于篇葢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猶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予又方惷迂濶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予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予雖非其人强為公記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妙

楊升菴曰坡公通判杭州次年革除舊例花會州人大悅是記中略不露此意益公係太守屬下只以序譜一節成文遇事成書爲結便見公留意者深也



說出夫人至理休人名根斷人妄想

晁君成詩集引

公○穀○章○法○整○而○変○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

又○一○変

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

泠○然○深○感○

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

章不苟

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殁由此觀之非獨吾不

近步

結澹而述

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輙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應 証

鍾伯敬曰頓挫變化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互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眞慧哉（喻眞切）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

妙理

奧深

生定遠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旣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經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詩書與琴乎雖其苦心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

爲聽得道淺深之厚

歸震川曰蘇家譚禪文字須看他無一字入衲子氣所以爲妙

家所以為之

詩靈汲川日蘇家章譚文字須看定無一字入詩子

詩聽待道後深之厚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僊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擢欒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犂然

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乎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徃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茅鹿門曰所思遠而文亦遒俊

公曰夫道者剛者之長也能嘿嘿乎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葢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日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嘿嘿而已矣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葢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客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泛泛然與之合乎

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員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羨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陳明卿曰別調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諭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開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窯其形摸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鍾伯敬曰似一段却已一篇

仁廟主明
臣良氣象
一筆摹象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今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圓轉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

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文致波瀾
音節激越

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語尤有意

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兩人進一步

鍾伯敬曰有本末之文才人文士自然僥倖不來

○開口似不切題說來字字情理相關

鍾伯敬曰有本末之文

之音猶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莫由此也夫

凡所見者皆當發憤然而作如臺莊頭之塵而聽塵車

發攄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布四方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目錄以追寄好不皆因

係由尋之風不若傳此書者追蠡以論音聲一不甚措

音韻激擲

文氣流輸

取士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

見得到

說文體

不幸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棄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可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石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

接得漫

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粮而

得此一結方成文体

從軾者三百餘里願記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唐荆川曰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然惟長公可耳歐曾集内無此也

久題奇突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讚兩公處有分曉有斟酌不可移易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丰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

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又一轉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譎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

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茅鹿門曰魏公勲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何處得此樂地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歳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賑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

莘老自是不免

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咏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草野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托於

坡公於古今廢興處往往感慨如此

等閒發出妙議

彼是久成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甚者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名物於左云

茅鹿門曰却有一種風雅

此篇若不露一竹字便與毛穎傳相似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更妙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
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
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
偃仰之勢風雪淩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
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
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

…諢語
絕不成韻

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具○趣)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歸震川曰從君字立論轉折變換匪夷所思

徐文昭曰滑稽

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共廣[illegible]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籍云
歸震川曰從君字立論轉折變換匪夷所思
翁文昭曰滑稽

王君寶繪堂記

一篇○脈○月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以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不有使王君懲往事且就自家身上說是文字妙處

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人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何等胸次）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

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荆川曰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顧瑞屏曰達人風旨

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

古今通弊和盤托出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切中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仁者之心一語動人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辭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唯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妙

感慨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鍾伯敬曰藏書僧舍仁者之心作此記仁者之言從良心上聳動人恭亦苦矣

妙於觀物寫景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起曠

吏僚友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表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空中插入妙甚

從國策生[illegible]之頭不

如死士之墓二語変來然說得不殺風景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宗子相曰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皆

自瀟灑

五轉妙甚皆從空中拗建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大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妙識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旣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目黎序聞上○人而稱張旭坡公記墨寶堂而○引鍾繇皆含諷意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搥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余蜀人也蜀人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鑑

可痛

唐荊川曰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應甚密

邵二泉曰眞是文章中奪胎換骨皆從莊子變化出來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貴人也其於醫則願以予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而驟出之於政其貴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可痛

去諸文亦如此

許多解幻歸之於學使人有下手處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

畫家不可不知

趣甚

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托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

無端

妙諧

談諧滑稽正是文中佳境

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文之訣）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

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殁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鍾伯敬曰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後段添許多妙論所以隔一層

徐文昭曰變化出沒掃盡文章家文字相

淮陰侯生
至今勃
矣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强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總似太史公

書執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焦弱侯曰別一感慨

古來豪傑被橫口之汚長公一番洗刷良是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幸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本色折辯

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鍾伯敬曰李太白狂士也五字括得着忽尋出一氣字見狂者之用狂者之氣即狂者之才也又尋出一識字見狂者之品狂者之識即狂者之守也看得深說得透

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毀也且死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茅鹿門曰曠達

蘇文卷之十三 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四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記贊頌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

以治病喻治国

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鐘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伏下秦

伏、清、淨

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鑴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

通篇大意不出此語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主意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

此下言爲堂意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程篁墩曰記者記事之文也此篇先譬喩後記事亦記之変體

顧瑞屏曰此題若出他人手必劈頭誦說秦漢間事便扳實可厭此文借喩發端將正意影略其中及敘正意不過數語點綴末叚將一箇陳死人說做活底尤爲善幻蘇文之奕奕刺眼大抵在此其原得之莊列此文先生守膠西時作在熈寧八九年意蓋刺新法也

善爲莊子解嘲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特識

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茅鹿門曰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爲奇瑰之論如此

顧瑞屏曰東坡少時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其文變幻恢奇多從莊子得來

喜雨亭記

一己句○揭○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

斷景生情
文章佳境

憂者以樂病者以寧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名言

仙風道骨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得之莊子削思洛酒之乩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寘寘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樂中餘音

虞伯生曰題小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自非具眼未易知也

次訛　圖思溪混　發人進步

有歸之天于天于日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樂○序○論○音○

列禦寇之太空太空宜其宜其不可得而名名吾以名吾亭

廣伯生日覽小語大義論于造國政民生大體無

一點塵俗氣自非具眼未易知也

再酌

一語入他手不知何如刻劃

淩虛臺記

雖甚在此二字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淩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履行於牆下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

立論亦奇

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不透不已）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兎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崚嶒）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

淋漓感慨足破千古溫抹

求其髣髴而破屋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有味

歸震川曰喜雨亭全是贊太守凌虛臺全是譏太守

李卓吾曰大難爲太守矣一篇罵太守字耳亦好

亦好

顧瑞屏曰坡官鳳翔陳公弼爲守面目嚴冷好面折人坡時盛氣與爭議至形顏色此記通篇皆慢語正其盛氣時事

是理是事坡公平生實際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艸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

情超山水
弔古興懷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雨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行文好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唐荊川日記內敘山川景象甚長敘四時景象甚短蓋才氣豪邁故操縱伸縮無不如意

生色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劒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澹然不變色與人遊

奇

知其急難甚於為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眞有理今紛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

茅鹿門曰以文爲戲自是佳品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從來淺人如此

奇刻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奇氣
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南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咲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
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
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逼真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也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論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洗發

妙妙

陶石簣曰平鋪直敘却自波折可喜此是性靈上帶來文字古今所希見

王覲濤曰山水經好事者一過自然討出幽勝

翻案立意大奇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

寫出好人

人隱者突然接縫妙甚

忽然打轉陡絕

思生則戰必不利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悟頭）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精）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說樂字始透）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平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姜鳳阿曰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若相謬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

雷何思曰此等學力非子瞻不能有此等議論非子瞻不能作蓋先生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爲學問眞受用於此可思而得之今人將告子作一個强人看耳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海濱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賦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凉滑甘冬夏常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兹山之所以

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際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澈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

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顯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率其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
蔬蔬以薦神神其吐之

歸震川曰澹雅入雩泉一段使俗吏汗下浹背

歸雲川曰清雅入雲泉一段使俗吏汗下浹背

誘諺以膺神其吐之

喋我糊其菁各率其臟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林其

諸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混於中何以蘊神乃其

主意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冷語）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此段更覔叙得爛熳

如古君臣既去輙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備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益加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非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文有收拾

尾潘吏周
容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歸震川曰局面大造意奇若入今人手輒從作樓遠景上絮絮叨叨矣

茅鹿門曰遠客思故鄉風致嫣然

顧瑞屏曰先生二十舉進士明年赴禮部以內艱歸二十四侍老蘇南行二十五授官二十六中制科三十一丁外艱歸葬三十四還朝自

此歷官起什不一竟不還蜀歸老之志時時言之卒不踐也宋時諸公多如此甚不可解然亦見古人涉世輕脫了無粘着也

非坡公自家不能托寫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予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予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予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是先春亭上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予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予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予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予予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托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予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且不足而况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妙結

楊升菴曰風神澹遠



精於禪宗之旨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毋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

層層變層層奇

妙理

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覩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襍陳乎吾前色聲

竟是吾儒大道

香味交搆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一語亢傑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玅麗且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喚醒一切衆生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强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是佛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証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茅鹿門曰禪旨彼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王觀濤曰參玄正如叅獄案參得透時翻覆如意

顧瑞屛曰拈出無心二字猶未到如來禪地位過

中峰一駁便倒然亦可謂楞嚴義疏矣

寫出至性人

菩行人如是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旣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

說成毀處如入不寒而栗

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

以是言守乃可免

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晝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覩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

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罵快）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鍾伯敬曰機緣節目步步不可思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一語用世法說佛法此善護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喚醒人

玅悟

衆玅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葢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玅之門予曰玅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玅之有若審玅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玅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葢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玅葢至此乎庖丁

參悟

之理解郢人之臬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眞玅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鷄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向德

顧作堂榻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王觀濤曰無限妙解歸之一夢見此解又不可執也

顧瑞屏曰公與鄭靖老簡云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皆有妙理皆寔云爾僕不易一字也初讀此文以爲莊周寓言之流得此牘乃知寔事公作何公橋詩必欲親往乃出豈有憑空造一夢者乎

無一字不奇曠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三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摹寫睡境逼真

歷數上古帝王聖賢字字奇拗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伏臥而自足不車不舟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

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介為牲以救夫灾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

絕倒

至此

其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
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
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
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兢時卒不能至豈不
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劉越石曰牛鬼蛇神不可方物○文摹醉鄉記而
字字挾飛鳴之勢正非坡公不能

近歲因夫游人之問津也故記

從六六崇夫子也勿而勸行長而誠將卒不能至豈不

惜哉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豈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久

化為物與爾爾其與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

具於是謝衛始丘壑矣而慕滌園吏莊周者知道之

從天字襯出意思兩字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爲我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以相爲喻）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

得虎頭秘法且照應得一篇筋骨

孟學孫叔敖抵掌談咲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引優人作証）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又引惟眞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方出懷立）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鍾伯敬曰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漢書曰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凛凛焉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孔北海贊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䟽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忘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世眼大抵如此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巳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使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楊升菴曰一序一贊使文舉流芳百世使老瞞遺臭萬年

顧瑞屏曰朱子語錄云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瞞使人凜凜有生氣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

哀哉、

茅鹿門曰文有神解

王元之畫像贊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大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

波瀾曲折

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殆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滂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旹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

其額有泚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歸震川曰篇中雖若一氣寫成實多轉折大手筆也

王弼生曰元之事太宗眞宗以直躬行道爲己任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爲流俗所容長公此贊其意葢以自況云

顧瑞屏曰感慨激烈可厲風教

王仲儀眞贊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巳著於時、德望巳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决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凉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葢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黠虜如此之捷乎熈寧四年秋余將徙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我言既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肇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宫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宴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徐文昭曰小序點次淋漓精神挺露贊復稜稜露爽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茅鹿門曰游神言外點綴淋漓

鍾伯敬曰胸中曠然

磨衲贊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嘆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袚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逌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䄴孔綫蹊悉爲世盼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

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會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鑠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刧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茅鹿門曰箇中人語往往令人解頤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逖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臥旅店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悠然有遠思

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檟於前老人發之中有

琉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閒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慧、絶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
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
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苐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獅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手拊雛猊目視瓜獻茸芳之意若達於
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苐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
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怍盡取玉函以

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以福德、加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巳、襆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搆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得意處矣、悠然無言、

蟒亦具佛性耶呼作佛子奇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飛仙玉潔侍女雲耶稽手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知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奎理語復　求濟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𡯁音奇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悲愍爲爾韜韇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盤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者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伏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

麹丘先生意趣

叙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亦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旣希昭琹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宛然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

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人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

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幷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歸震川曰絕世之文韓歐所不欲爲亦韓歐所不能爲

王觀濤曰東坡所作禪家文字多矣然皆率筆成趣獨此十八贊沉思而得之景旣幽澹句復

淵妙當爲獨步

顧瑞屏曰此老平日說法熾然揔之叅理路走明處耳此頌幾於寫一字不着畫者益其晚年見地之高如此

蘇文卷之十四終

見地之高如此

處耳此頌幾於寫一字不着畫者益其晚年

贊語屏曰此若平日說法隱然想之條理路未明

溫乡寄海獨步